殷念德教授

整日天空都是陰霾的直到傍晚時分才下起雨，乘著雨隙我們來到殷念德教授住宿的旅舍。原先我們是想了解關於“催眠術”的學理以及進行方式，但在幾個不令人滿意的問題下氣氛有絲僵硬，片刻後隨著聊天才化解，反而意外的探索到老師對於宇宙世事的看法。

「我和我女兒感情非常好，但是我“妹妹”“妹妹”的喚她，她也會不耐煩的，就像這樣。催眠是須講五、六個小時你們才能明白的，而不久前我曾在學校演講過啊！相同的東西再三的提是很累的，而且我在美國研究催眠是十年前，資料已經不新。」

「如果聽過上次演講的同學都畢業了，也許可考慮再講一次。我眞是很忙的，一個星期中二天台中二天高雄再回到台北，我太太都常抱怨。」

「老師，您希望的完美妻子是怎麼樣的？」

「我難過的時候能安慰我，坐在旁邊同我談些我們喜歡的事，我賺的錢不多但能好好安排，好好管管兒女了和我一樣喜歡文學但不搶書看。」

「介紹您的太太？」

「哈哈！有了頭痛沒有了更痛。很有趣的是我的妻子和最要好的朋友都是我的病人。」

「那麼老師是個好醫生了」

「人不夠說自己好要別人說才有意義。當你剛入醫學院時是很有抱負的，到了六年級可能稍改變。但畢業六年後可能就大不相同，那時可看出一個人眞正的個性。我現在從我朋友的成就發現和他們學生時的個性往往相吻合。最重要的是不要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假如一個人長大還能有小孩的心是很有福氣的。我們的醫學界也有許多不爲名利默默工作者他們絕不比史懷哲差。我們要存著感謝的心，覺得虧欠社會很多。生命是苦的不要使他更苦，生命是短的不要使它更短。」

「老師談談您年輕的時候？」

「我現在還年輕呀！我是廣東人民國十七年出生的。小的時候有一次老師發給每人一小塊糖，問我們甜不甜，小孩都喊甜，老師說甜在你嘴巴痛在心裡呀。他說知不知道糖那裡來的？是台灣。現在想起來還感動。那時我們很窮的，鞋自己編，書自己抄，餓好幾餐買舊書。但有種很好的風氣，經常幾個人坐下來談經濟、文學、政治，能增加學習的廣度和說話的能力，現在的小孩功課壓力太大了。後來打戰，穿著背心、木屐、短褲逃難，沒有吃的，倒是山上有老虎。後來做火柴也賣過鹹魚。這是個偉大的時代充滿希望也充滿失望，後來就去考國防」。

「我這一生沒有白過，也是白過了。很多不懂也很多想去的地方沒有去。一個人的性格和他小時候是有關的，我現在東奔西跑不喜歡定下來開診所和小時的動盪是有關的。」

「老師如何走上牙醫生涯的呢？」

「人往往爲一點點小事而影響了一生，我們那時候國防是公費的，報考的人多，我家裡經濟不佳，所以報名後考慮到牙科比較容易考上，央求報名人員讓我改填志願，後來考完發現成績夠上醫科，但是他不讓我再改回志願了。」

「國防的優點是實驗的機會多；而畢業同學出國後不能不回國，因此比較沒有師資的問題。中山最大的缺點在於實驗太少師資又缺乏。私人辦校有其痛苦，我兒子學心理畢業後想到美國讀醫，我發現美國醫學院學費最便宜是一年一萬一千美金，我以一個教授的薪水一年不吃飯也供不起。國防的缺點是生活像地獄一樣，衣服食宿全由學校供給，生活軍事化。上課全部上課不能留在宿舍所以水準平均，大家不論貧富過相同的生活，假如家庭困難，小孩讀書壓力很大的，私立學校這種問題多，而國防醫學院很平等。對我來講在那兒消除了自卑感，人必須“免於憂懼”呀！」

「我們那時候學校和醫院是連在一起，從外圍繞一圈得走一個半小時。當時上海已很進步了，有一次上解剖課，我後面的同學提議去杭州玩，一大早我們便從課堂溜出來。那時軍人坐車不要錢，我們到西湖時正下著細雨，一大片的烟雨中只有湖水是綠的，柳樹剛發鵝黃的芽，船夫搖著船唱著歌過來好美。」

「比起以前我們現在台灣的時代

偉大嗎？」

「是的，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一條河流下來連續不斷的，只不過你碰到的環境不同，如果你碰到我的處境你可能作的比我還好，但我們不能你作的我也會作就否定他的價值。縱觀起來，我們是幼稚的，像瞎子摸象夫子自道，是的人類就是由這當中併湊出來，但文明可以創造人類也可毀滅人類」。

「我第一次出國是28.歲，坐飛機上，四下都是海人在虛無飄渺間頗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之思。一個掛滿花圈的年輕美國女孩坐在我旁邊，她問我你認爲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東西是什麼？」

「我開刀的病人好了而對我笑一笑。」

「你太羅曼蒂克了，她這樣說，美國醫生都希望多賺錢。我回答她，人類就是不滿現實而試圖改善，美國開國時是用此種精神，而中國正在紛亂的境地中，我們有同於你們的精神只是呈現方式不同。我們希望有健康的人民和活力的後代。如果我們和你們環境一樣也會想賺錢的。所以我們的孩子想的問題和你們是不相同的。」

「當時有點自圓其說的味道，後來想想蠻貼切的。賺錢並不是壞事，可怕的是人有惰性，如果人口膨脹的太快而科技發展却趕不上解決人的問題那麼人類是悲哀的。」

「有一部電影强調人是悲劇的動物，從幾個方面來看如佛洛依德說人無性善只有本能和潛意識的這種科學觀點頗是殘忍，但是從進化論人克服了很多東西，由宗教立論人更是大有可爲的。我很佩服老子，沒有就是有的開始，缺點是優點，優點也是缺點。」

「你看奧林匹克運動會，我覺得那只是在表現人類的弱點，馬跑的比人快，小魚也游的自在快速多了。但是老虎不能進化，人類生體最弱的動物，但是我們有思想能求進步，優點也是缺點的觀點看，將來人很可能毀滅於思想上」「是的，人性沒有進步，但我們可採孔夫子的論調，互助合作，和協的把獸性壓制一點。」

「人類的困境是漸近的，最大的問題第一是資源用完，第二是人口的增加。人的兩大本能是生存和繁殖，你不要說自私完全不好，這也是一種保護但不能太過份的保護，人如果沒有後代那還有什麼好辛苦的呢？這兩大本能構成人類的矛盾和生存競爭。」

老師那麼您以爲楊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世界是不是和平？」「春秋戰國時代，戰爭多思想也發達，楊朱的思想我們不要誤會他，他認爲拿己的關係是我決不拿你一毛而利我。不論有多少學派，英國議會有一句話，我不同意你的見解但我尊重你講話的權力。如果人性能這樣發展將來我們移民到另一星球人必能再延伸。」

「我在美國時告訴美國學生，你們最偉大的成就不是送太空人上月球而是人權宣言，給人類希望和理想，對不對！」

「老師信那個宗教嗎？」

「當一天我發現世界上沒有鬼時我覺得很爽氣，而後我到現在沒信宗教。佛在心頭，敬神與神在，神不一定是耶穌是釋迦，只要有精神力量。不過外國人很難接受這種觀念，他會以爲你是共產黨或是怪物。」

「老師，我覺得醫生必須要有犧牲的精神……」

「人可以爲別人犧牲，但最好不要要求別人去犧牲，世界上很多叫別人去爲國犧牲爲人貢獻的，但自己却躲在一邊。」

「我曾經開一個十二小時的手術，把Maxilla 切掉，但也把大血管弄斷了，我壓住然後閉了眼睛幾秒當時心理想著一個女孩子，希望藉著她給我一點力量。假如那個女孩知道你是這樣待她，她就會對你好，她覺得是應該的而不覺得自己在犧牲，所以千萬不要請出來你該爲我犧牲，那簡直等於啃人家骨頭。」

「老師想到那個女孩的那種情況是不是類似宗教，我意思是神是人創造的形像；而我們救神賜我們力量。」

「不，是種感情。我很高興你能對我這樣講話，但是你不要對信宗教的朋友這樣講。我很多要好的朋友都是信教的但我們在一起不談宗教的，我們必須尊重別人的。」

「人有很多困難的，有一次我開刀注射時差點打到Pons，當時我多麼希望一個超人的力量幫助我。」

「醫生可以接觸各個階層，也不須求人。當然也不是要別人求我，很自然的，我有把握的刀就開，我願意教書就教。不過有些病人開刀得看風水黃曆算算醫生的生辰八字，這就是迷信了。」

「不知你們相不相信，我畢業廿六年，前十三年每天看醫學書至少三小時以上，但是後十三年就懶惰了，一天變成一、二小時。有一個朋友，我很佩服但那種日子我是無法過的，每天如臨大考，他是實驗科學的，不斷的讀書實驗，一個星期只有星期六回家吃頓晚飯，大部份時間都在努力工作。」

「中山用功的人少，我在北醫、高醫、國防都教書和台大也熟，我知道其間差別是好的一樣好，但是不用功的比例就不同了，考試是不可靠的，所以千萬不要自卑，不論讀那個學校都該抬頭挺胸的，如果有一天我和台大的學生在同醫院實習，開始的時候可能差一點，但久了一定能和他一樣優秀。今天唸中山是你的缺點也是優點，因爲你覺得不足，唸台大是優點也是缺點。所以不要罵學校，罵自己，沒有中山你就沒醫學院唸啊！也不要無條件去接受環境，客觀虛心的接受，想法改善。一根洋火點著了雖沒有燈泡亮，但洋火不點丟到陰溝就完了，更何況洋火有燈泡不能的功用，它可以點火可以燒房子。我想到自己是在窮人家出身，今天的成就不值驕傲却也很欣慰的。」

「老師喜歡那個時期的詩詞？」

「我認爲詩詞是整個下來的從古詩十九首到四言五言絕句詞不能以時代論，我不是文學家看法可能外行。」

「老師寫嗎？」

「我寫但不給人看的，我寫詞，詞長句短句自由點能傾瀉較多的感情，但如果寫須按“浪淘沙”“釵頭鳳”那綁死人。最開始寫的人並沒有定下這些格律是後人歸納的。」

「詞和散文不一樣須要精簡的字必須賦以神韻，王國維說的有境界言之有物。」

「我們現在大部分聽到的詩詞都是李後主、李清照的老師對他們有什麼樣的看法？」

「中國人有一個好處也是缺點，說別人好時完全否認自己。李後主的詩如春花秋月何時了，任何場合任何環境都可用，有人說是整個民族的感受，他的悲哀不僅是個人的，考試時、失戀時都貼切呀！他的感情容易體會。」

「新詩我想把頭腦重新組合都接受不了，不美，名詞又常濫用。有的詩是沒有旋律的却也很好，我每次搭火車經過乾枯的河床磷磷碎石處都會想到惠特曼缺乏節奏描寫荒涼孤獨的詩。」

「除了工作的確該有所愛好的，不然生活枯躁。我上下小古今小說都看武俠小說也讀，但不喜歡的馬上扔掉。進了電影院看了十分鐘覺得沒意思也就出來了。我看小說不是文學家一字字讀，而較注意情節，甚至作者誰都不知道。」

「我常搭火車所以買很多書，不過現在認識高雄的一位書店老板，他書借給我看；看完還給他再賣。」

「中學生時喜歡哈代的懷鄉，那時很不容易得一個字一個字讀，讀完很有意思。蘇俄小說讀，不過可能翻譯的問題不順暢。」

「我現在談的還是高中所談的東西，覺得很幼稚。我的廣東國語怕你們聽不清楚。」

「我們不要拿殺人的地方看，秦始皇是很科學很偉大的，車同軌，統一語言。有個報導說將來世界能强盛的國家只有美、蘇、中國，因爲土地大資源多人口不多，要好自爲之。」

「老師對於五四時代作品的看法呢？」

「他們寫的很好。我在美國當客座教授時，他們的圖書館有你們實驗大樓的二倍大，裡面有一層樓是中國館，我的借書權力是比較特別的，即使用卡車去把書載回來也可以，我在那兒把小時看過的書再讀一次。五四的作家把當時的思潮、社會情況明明白白的表示出來，這不是錯誤的。以前大陸上是有很多仗勢欺人；草・人命的土匪。」

「共產黨的生活我活不下去，他們手段太烈改革太快了。現在台灣除了人身攻擊，我們對政府的不滿還是可以講，這已很不容易了，二十多年來的努力一切是漸近的。的確共產黨本身是新階段急著把壞的去除，如果能走民主的路線也許好多了。我們開國以來十幾年一直不能統一那是因地方勢力太大，我們不能希望以共產黨那種方式改革，但不能不改革。」

「和你們聊天我似乎年輕多了！」

「老師還年輕啊！」

「我一個朋友說當我不再看女孩子時就是老了！」

告辭出來老師說“佛云不著像我不問你們的名字了”。我覺得老師猶如一幅恬靜惕瑩的卷軸。而我們得走過多少迢遙的路才能有那份明晰。